

全球第一部反恐小说

YONGYISHENGTAOLI

用一生

逃离9.11

YONGYISHENGTAOLI

杨方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用一生逃离 9.11

杨 方 著

Y O N G Y I S H E N G T A O L I

长 江 文 艺 出 版 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一生逃离 9.11/杨方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12

ISBN 7-5354-2417-1

I.用…

II.杨…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9128 号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武汉市楚凤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5 插页:4

版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0 千字

印数:1—8000 套

定价:14.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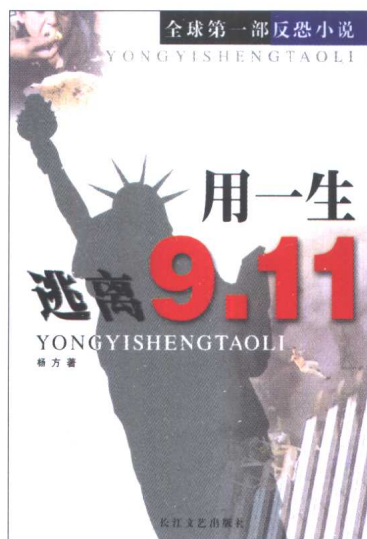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杨方，1972年生，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台湾问题研究青年学者，现任职于福建某报社，主编过国际、国内、文化、财经等新闻版。

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著作有：台海形势报告文学《惊涛拍岸》、《浪遏飞舟》，中篇小说《一季青梅》、《一个独来独往的女人》等。



责任编辑：韩 敏
封面设计：贺 凯

2001年9月18日清晨，在纽约唐人街的一个处于摩天楼群阴影笼罩下的廉价旅馆里，我慵懒地起床了。远眺窗外，再也见不到高耸入云的世贸大厦。一个星期前这两幢110层的大楼已轰然倒塌成一片瓦砾。

现在，只有黑色的浓烟从废墟上空升起。七天以来，在160万吨、七八层高的瓦砾堆里，火总是时断时续地燃烧着，消防队员必须每天用高压水龙和灭火剂扑灭复燃的余烬，这明显影响了救援幸存者的行动进程。

一股烧焦的糊味几天以来一直弥漫在距离废墟仅几个街区之遥的唐人街，这是一种死尸、水泥、塑料、玻璃、衣服等混合在一起燃烧后产生的怪味。闻着这

样的焦糊味，我把牛奶、面包从冰箱里取出来放入微波炉里加热。不一会儿，浓郁的奶香和焦糊味极不和谐地掺和在一起，刺激着我的鼻腔和胃细胞。

匆匆地吃完早餐，我就准备出门到刚刚成立不久的纽约市“9·11”事件失踪者DNA检测中心”寻求一份工作。

这个新成立的纽约市DNA检测中心的使命是：对世贸中心废墟里挖掘出的死难者尸体残肢、人体碎片进行DNA检测，然后对每一件尸体碎片的DNA检测结果进行分类归档，建立死难者资料库，贮存于电脑中。

同时，为纽约和世界范围内申报在“9·11”事件中失去亲友的人征集失踪者生前遗物，包括血型、病历、毛发、指纹、衣物甚至牙刷，因为牙刷里残留的唾液含有失踪者的DNA。建立失踪者资料库，如失踪者和死难者的DNA吻合，即可证明死难者的身份。

这个DNA检测中心还肩负着鉴别劫机犯身份的使命，多名劫机者的尸体残片也在废墟现场。而被劫飞机撞上世贸大楼后爆炸产生的高温和冲击波，使这些劫机犯的尸体被凌空肢解成无数烧焦的碎片，从高空如雨般坠落后又分散、隐匿于其他数千名无辜者的尸体残片和百万吨废墟中，这大大增加了辨识劫机者身份的难度。

为了加快DNA检测进度，美国政府集中了纽约市及纽约州法医处、联邦调查局刑事检验中心及康州刑事检验中心的检测专家，同时还向社会招聘医学专家，一起参与到这个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DNA检测行动中。

三个多月前，我刚刚毕业于一所美国著名研究生院的遗传学专业，后来进入纽约一家生物高科技公司工作。“9·

11”事件后美国经济一蹶不振，我和其他数万纽约人一起在新一轮裁员风潮中失业。慰藉我们心灵的是这样一则关于命运的真实故事：

一个叫莫尼卡·欧莱里的女士的工作单位espeed软件公司位于世贸中心北楼105层，就在9月10日，她被老板解雇了。欧莱里当时心情坏到了极点，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倒霉的人，但第二天当她看到世贸大楼一夜间被夷为平地时，她才意识到是老板的“英明决定”才使自己在最后一刻逃过葬身废墟的劫难，而10日下午她和同事们的吻别也成了生和死的诀别。

“人生路上祸与福之间的转换是多么莫测啊！”我怀着这样的感慨走出旅馆，前往求职。

旅馆门前悬挂的美国星条旗依然降落一半，无精打采地紧贴旗杆，哀悼数千死去的亡魂。

这所古老破旧的旅馆位于唐人街的主要旅游干线格兰特大街上。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年幼的我随父母一起从中国移居美国纽约以来，我就和这个破旧旅馆里的老鼠、蟑螂和藏在地毯里的螨虫一起生活了18年。18年来，我们每个月支付450美元的房租，这个价格有时会随着物价的起伏而涨落，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虽然我随父母一起加入了美国国籍，繁华喧嚣的纽约金融中心和这儿仅咫尺之遥，然而我们的生活和美国的主流社会却相隔千里，似乎永远无法融入。18年来，我的父母既不会说英语，也不参加选举，他们的言行举止、思维方式仍是典型的东方人。而为了使我不忘怀自己的根，也为了节约学费，我的初中和高中6年求学生活是回中国度过的，故乡一

个小弄堂里那长长的街巷曾经目击了我青春的萌芽和成熟。有时，我躺在这个摩天大楼遮蔽下终日不见阳光的小旅馆里，不禁会怀念起中学时一个笑语盈盈、文静秀丽的隔壁班女孩，她的身影是我六年故乡行留存于记忆中的一缕阳光。

在这个破旧的四层旅馆里生活着两百个亚裔人，他们共用四个厨房和四个卫生间。像这样的旅馆在唐人街随处可见。成千上万的亚裔人和我们一样，如片片浮萍，漂流在美国商业社会物欲的海洋里，随波逐流，或沉或浮或碎。

平日里车水马龙的唐人街此时一片寂寥，再也不见往日的繁华景象和如织的游客。由于供电、通信设施还处于中断状态，尚未恢复（注：一些小旅馆利用电动机自行发电），唐人街的学校被迫停学，众多的服装厂被迫停业。由于市政府采取了卡车禁运和关闭街区两周的紧急政策，街上来往的大多是警车、市政工程修缮车。世贸中心燃烧的飞灰还在一些角落堆积，为了预防废墟中的死尸传播病菌造成流疫，纽约市政府派来的医院消毒车正在唐人街四处喷洒药水。

我看到巡逻的军警在大街小巷林立。其中有我熟悉的穿黑色制服的纽约市警察；有一身迷彩服，头戴钢盔，手持自动步枪的美国陆军士兵和特种部队士兵；还有纽约州派来紧急增援的身着灰色制服的美国国民警卫队队员。

有关恐怖分子将对美国发动第二波致命的生化武器和小型核武器攻击的流言正在美国大地上四处飞扬，让所有的美国人草木皆兵。他们曾经以为，美国是一只普度众生的方舟，即使洪水淹没了全世界，他们依然可以生活在一艘永不沉没、武装到牙齿的航空母舰上。可现在，即使给每一个美国人披一层厚实的装甲，也驱散不了他们心中不安和忧虑的

阴云。

我在格兰特大街看到了一个刚刚被市政工人矗立起来的崭新标语牌，上面写着纽约市市长朱利亚尼的一句话：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勇敢，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有力。”

再往前走几步，又一个崭新的标语牌映入我的眼帘，这是布什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反恐演说中的一句话：

“我们决不会感到疲惫，我们决不会动摇，我们也决不会失败。”

“这些标语是纽约市开展的一场旨在重拾市民信心，安抚受伤心灵运动的一部分吧！”我在心里默默地想。

抬眼，我看到了母亲，她正站在自己开的一家微型超市柜台里对我微笑。母亲知道我今天要去求职、面试，于是努力给我一个鼓励的笑容。然而从这个很快就消逝的笑容里，我分明看到了母亲心中饱含对未来生活的忧郁。因为这个利润微薄的超市主要顾客是来唐人街游览的人和服装厂的工人，现在游人绝迹、工厂停工，超市店面的租金却没有减少一分钱，母亲的店天天都在亏损。

“我必须赢得DNA测试中心的工作，为母亲分担一点忧愁。”和母亲告别之后我暗自对自己说。

走到唐人街慈善总会的社区前，我吃惊地看到这儿有好几百个失业的亚裔人排着长队等待领取救济金，长龙般的队伍从莫特大街一直延伸到卡纳尔大街上，警察站在一旁维持秩序。

我四处寻找父亲的身影，他6点钟就起床去领救济金了。

在人群中我终于见到穿着一件油迹斑斑白色厨师服的父亲，他在队伍的前头低头专注地看报纸，头上早衰的白发在阳光下分外醒目。爸爸所在的餐厅早已关门大吉。

“爸爸，怎么还没轮到你？”我走到父亲身边。

“那些被服装厂裁掉的工人，他们更早就来这儿排队了。”父亲说，“你快去面试吧，个人的简历、学历证书别忘了带，面试时要保持镇定，从容应对。”

走出萧条的唐人街，呛人的焦糊味更浓烈地迎面扑来。我赶忙戴上这些天来随身携带的口罩。

世贸中心废墟如一座巨大的坟茔耸立在我的身旁，弥漫的烟雾仿佛被焚烧后化作飞灰的纸钱。

面积广阔的废墟被三米多高的护栏和塑料布整个围了起来，护栏外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除了救援人员外，任何记者和行人都不得靠近，废墟现场被美国政府视为“恐怖作案地点”严密保护着。

数百条救生犬和警犬在护栏内搜寻一切幸存者和犯罪的蛛丝马迹。由于担心大型挖掘工具会伤害到那些埋于废墟中一息尚存的人，救援者常常先用双手扒开瓦砾，确定无生还者后，再使用铲车等机械设备清理现场。

许多死难者被炸得粉身碎骨，烧得面目全非，断肢残手遍布瓦砾之中。救援者先要用戴着手套的双手拣起死难者残骸，然后用卡车运走残砖、碎水泥、断钢筋等。

这些瓦砾在运走之前都必须经过联邦特工人员的仔细检查，以防遗漏劫机犯的重要物证和线索。

纽约市政府共动用3788辆大卡车不分昼夜地装运，目前160万吨瓦砾仅被运走近5万吨。这些瓦砾将被运到遥远的斯

塔滕岛垃圾场，在那儿的工作人员和警察一起再次对瓦砾进行仔细复查，把被救援人员遗漏的尸体碎片和怀疑是劫机犯重要物证的东西分别送至DNA检测中心和联邦调查局。

对于救援工作我并不陌生，因为我曾作为一个志愿救援者亲历挖掘工作，希望能亲手救出被压在废墟之下的恋人琼。

琼是和我在同一所大学就读的国际金融专业三年级学生，我们一年前在一个偶然的机缘里相识。她是一个开朗自信而又充满魅力的女孩。

9月11日早晨，琼去找她父亲要一份华尔街的金融资料。她的父亲就职于纽约一家著名的金融公司，公司总部即设在世贸大厦南楼103层。8时45分，当第一架被劫波音客机撞击



世贸大厦北楼时，琼正在南楼上行的电梯上，强烈的撞击造成南楼的部分电梯失灵或断电，她被困在电梯里，琼用手机分别给父亲和我打了求援电话。琼的父亲目睹了北楼遭飞机撞击的全过程，那时他和许多南楼里的办公人员一样没想到这是恐怖分子的欺世之举，而认为这纯粹是一起意外的飞行事故，大楼物业部门还透过扩音器安抚南楼的所有办公人员。

纽约市消防局负责人在最后关头牺牲，消防员抬着他的尸体。

“南楼平安无事，不要惊慌，请留在原地。”

18分钟后，第2架被劫飞机撞上了南楼，随后琼的手机就失去了音讯。她在我的手机上留下的最后一个短信是：

北楼和一架民航机意外相撞，南楼未遭波及，救援人员很快就会把我从电梯里解救出来，勿忧。

这是一个正值妙龄的女孩留于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后她与父亲一起被埋葬于暗无天日的废墟里。

9月12日，当我从电脑中得知救援人员在“9·11”事件发生后的26小时内找到五个生还者时，心中就燃起了一线希望的烛火，并暗暗地祷告上苍，祝愿琼能奇迹般地生还。

9月13日，我所在生物高科技公司的风险投资商——一个纽约著名的证券公司总裁被证实已在“9·11”中罹难，这使生物高科技公司面临风险资金来源可能枯竭的噩运。加上“9·11”之后美国经济一落千丈，公司开始裁减技术人员，我因资历最浅而被解雇。

9月14日，失业的我带着希望挽救恋人生命的心，投入了志愿救援者的行列。

我们的挖掘和救援行动是在建筑工程师指导下进行的。我们必须穿着消过毒的靴子，戴着头盔、护目镜和防毒面具。

三天时间里，我和一个同伴共挖掘出4具尸体残骸，其中最惨的是一个消防队员，只剩下两条被水泥块压得血肉模糊的腿，身份的辨别还是通过腿上依稀可见的消防制服来判定的。

我也曾挖掘出一个装满钞票的保险柜，上面印着花旗银行的标志。我们和警察一起打开保险门，里面整整齐齐地堆

放着一叠叠美钞，看似完好无损，可当警察试图触摸钞票时，这些钞票化成了灰烬。

几天来，救援人员再也没有找到生还者，琼还活在人间的希望越来越渺茫。

9月17日清晨，我们挖到了一个年轻女孩的尸骸。她的脑袋奇怪地倒扣在一个抽水马桶里，身体被烧成一个蜷缩成一团的焦尸，焦尸上还留着被砖块和水泥砸过的痕迹。当我们把女孩的脑袋从马桶里拔出来时，每个人都被惊呆了。这是怎样一张恐怖而奇特的脸啊！她的上半张脸皮肤白皙、光洁、眉毛如漆，显得光鲜美丽，下半张脸全无肌肉，只有被烧得焦黑的骷髅骨凸现出来。这张半枯半美的脸让我和其他救援队员都落泪了。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当时的情形。这个死去女孩的办公楼层一定位于飞机撞击大楼的部位附近。飞机爆炸后大火吞噬了她的办公室，还未当场身亡的她冲进卫生间里。无处可逃，炽热难耐，眼看大火就要烧到身上了，情急之下的她顾不得臭气，一按马桶出水开关（这时虽然供水系统已被破坏，但马桶水箱里还贮存着一箱的水），就把脑袋伸进马桶里。她的长发堵塞住了马桶的泄水孔，浸在水中的半张脸得以保存，身子却被烧成了焦尸。

这时，我突然想到琼，眼前幻现出她丰盈的、充满青春魅力的肉体被巨大的钢筋、水泥压成残肢，然后被飞机撞击引发的大火焚烧成焦炭的情景，一种彻骨的寒意砭入我的肌肤和心灵。

我想，琼一定也死了。九泉之下的琼茜，在惋惜自己青春凋零的同时，一定更心痛于容颜的被毁。我禁不住流下了

泪水，琼的死成为我人生旅途中第一个真实的梦魇。虽然我们相恋短暂、相知尚浅，可当我们正涉足彼此心灵深处之时，命运却把我们相隔在生和死两个世界里，分离的时间这么漫长，空间如此遥远。

到了吃中饭的时间，我们把工作服和手套扔进消毒柜里，用消毒液洗过手后，开始用餐。看着其他人狼吞虎咽地吃着汉堡，我却一点胃口也没有。

“李，你要不要去接受心理咨询？”我们的组长关切地问我。在挖掘现场有一个来自美国各地心理医生志愿组成的重大事件压力舒缓小组，为那些目击惨状而产生心理障碍的救援者提供心理咨询。

“不用了，明天我将离开这儿到纽约DNA检测中心应聘，为死难者鉴别他们的身份，那儿更能发挥我的医学专长。”

饭后，我和在救援行动中相识的志愿者们逐一告别。

此时，当我走过这个凝目尽悲凉的世贸中心废墟时，碰巧遇到一个熟识的志愿者道格拉尔。匆匆地打了个招呼，我继续朝前走。临近废墟的圣保罗大教堂前，堆放着许多鲜花、明信片、蜡烛、巧克力和死者遗照，那是失去亲朋的人举行的凭吊仪式，藉以追思无辜的亡魂。

走过圣保罗教堂，我来到百老汇大街，跳上一辆巴士准备到DNA检测中心应聘。

巴士上的乘客不多，一个中年男子低头看着《纽约时报》，但每隔两分钟他就会把头抬起来，警惕地四处张望一下，我想他也许是害怕恐怖分子会投掷汽车炸弹吧！巴士到了一个站台，一个漂亮的女孩上了车，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毛

衣，毛衣上绣着一幅本·拉丹的画像，画像被打了一个红色的叉，旁边还印着“死活都要”的口号。在女孩高耸、迷人的胸前，画像上的拉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腼腆的笑容，只是面容有些扭曲变形。



拉丹，一个杀人如麻的恐怖分子，却有着哲人般温文的面孔，我想他即使在杀人时，脸上也一定保持着文雅的微笑。然而他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他的

小布什发表“抓住拉丹，死活都要”的第二天，美国报纸刊登出的电脑合成照片。

的画像竟会成为纽约街头时髦女孩胸前的装饰画，甚至在卫生纸、高尔夫球上……他的画像无处不在。在我母亲的微型超市里，这些天来最畅销的就是印有拉丹头像的卫生纸，一天能卖好几卷。

当人们在出恭时，把污秽之物涂在拉



“9·11”之后，拉丹手纸和拉丹马桶畅销一时。

丹的画像上时，一定充满着恨意得以宣泄的快感。拉丹的受辱，哪怕是虚拟的，也会给饱受惊吓的美国人精神上的慰藉。

当巴士停靠在和纽约市DNA检测中心相距不远的站点时，我下了车。露天咖啡馆又重新在纽约闹市区开张，但人们坐在秋日的阳光下再也见不到往昔安逸的笑容。

作为“9·11”之后市政府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纽约市DNA检测中心周围戒备森严。警察在检测中心的街道上安装了金属探测器和核感应器，并对一些携带大体积包裹的路人进行检查。警察牵着能搜寻爆炸物的警犬四处巡逻，精锐的特种部队士兵携带着狙击步枪趴在高楼屋顶上虎视眈眈，步枪上的红外瞄准仪在旭日上折射着寒光。

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核准了身份证和学历证书，我终于进入测试中心，见到了负责面试的医学教授威廉。

威廉首先向我询问了许多有关DNA测试的专业知识，我都对答如流。接着，威廉教授说：

“现在美国的法医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飞机撞击世贸大厦后产生的高温既然足以使大楼的钢筋熔化，从而造成大楼的坍塌，那么许多尸体事实上已经蒸发，无法辨识了，你怎么看？”

思索了一会，我说：

“据我所知，殡仪馆在火化尸体时，焚化炉内必须达到3200度的高温，然后连续焚烧30分钟，整具遗体才能完全化成骨灰。虽然飞机爆炸产生的热度足以熔化钢筋，但还未达到焚化尸体的温度和时间长度，所以从理论上说，废墟里的任何尸体都是可以辨识的。只是一具尸体往往化成许多碎